



第一枪

.7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第 一 枪

短篇小说集

中国人民
解 放 军 五四五七三部队政治部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 场印张 插页1 111,000字

1978年3月第1版 1978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091·685 定价: 0.35元

目 录

第一枪.....	海 田 (1)
眨眼之中.....	纪军发 (14)
张能填海.....	李春溪 徐学达 (23)
老团长和“猛虎连”.....	赵光友 (34)
沂蒙山下.....	孙启江 (45)
雪海飞舟.....	郭仁成 甘汉生 吴庚秀 (64)
天线在风雨中屹立.....	徐洪礼 (81)
锤 炼.....	许崇义 丛日升 (95)
洪 流.....	阎明勤 (108)
隆隆炮声响.....	祝培星 (122)
闪光的扁担.....	李春溪 (137)
未婚妻来队.....	陈振江 陈贤泽 (150)
在战士的行列中.....	王凤海 (165)

第 一 枪

海 田

—

党的十大以后，在批林整风深入发展的形势下，三团的军政训练取得了突出的成绩，师首长让我去采访典型，总结经验，以便在全师推广。接受这个任务，我很高兴，因为那里是我的“老家”，情况熟悉，工作起来当然方便，而且还可以和老战友们唠唠，所以当天我就出发了。

来到团部大院，一眼就看到了值勤的小刘。这小刘原是我们排的战士，隔老远就喊：“王干事，你来的真巧，团里正在进行刺杀技术交流比赛哩！”

可不，刚进大院，隔着一片浓郁的树林，便从操场上飘过一阵阵杀声、掌声。

我挤进人群，放眼望去：一场争夺冠军的决战即将开始了！

在人们的议论声中，场上走出一位即将披挂停当的年轻干部。我细一打量，原来是“如闪电”——四连一排长徐劲善！“如闪电”是大伙送给他的绰号。他那支枪，进如风，快

如电，几年来手下无敌，成了军里赫赫有名的刺杀标兵。

今天是什么样的人物来和徐排长对阵呢？我心中疑惑，禁不住脱口问道：

“对手是几连的？”

“七连的‘赛猛虎’！”

我转过头来一看，原来答话的是七连的郭指导员。我们俩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正想走过去唠几句，问个清楚，他却用手指了指场上说：“看，马上开始了！”

这时，我才注意到“如闪电”对面的“赛猛虎”。这个战士，中等个头，魁梧健壮，两袖高挽，露出几块黑里透红的疙瘩肉来，双手端枪，巍然屹立，挺拔精干，虎虎实实。他头戴防护面具，我一时认不出是谁，便暗暗猜测起来。

“杀！”只听“赛猛虎”一声大吼，先发制人，嗖嗖嗖连续向对方刺去，枪口带风，快而且猛。

看到这里，我心中暗暗称赞：“这‘赛猛虎’果然名不虚传！这股子猛劲实在够人招架的了！”可是徐排长到底是个“老手”，仍然从容自若，闪电一般地向对方的左、右、下刺去。在这令人眼花缭乱的枪法面前，“赛猛虎”并没有被搞乱手脚，沉着应战，突然来了个有力的防刺动作，将徐排长的枪格飞在一旁，趁势直刺过去，眼看就要刺中，赢得第一枪，可谁知就在这惊险的一刹，徐排长就象脚下装了弹簧似的，一个敏捷的跃退闪开了。随即又闪电般地反攻过来。这一次速度更快，变化莫测，使人无法分清要刺哪个部位。“赛猛虎”刚要防左，“如闪电”的枪早已转向下部，旋即从右边刺来。

“噹！”——刺中了！

“一比零!”裁判员喊道。

人们吐了一口气，悬着的心松了一下。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显然，“赛猛虎”还不善于对付徐排长高速、多变的“欺骗刺”。

“‘如闪电’真是名不虚传!”

“不过，‘赛猛虎’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你没见，徐排长这一枪赢得多不容易呀!”

场上的观众纷纷议论着。

第二局开始，徐排长显然比较轻松，想喘口气，仍然没有急于进攻。“赛猛虎”却改变了战术，先虚晃几枪，突然，“杀——”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吼，如泰山压顶，向徐排长猛扑过来，浑身带起一阵风，只听啪的一声，徐排长的枪被拨击在一旁。这当儿，徐排长突然把枪一拧，直向对方胸前刺去。“赛猛虎”将身轻轻一闪，那枪恰好从他腋下穿过。说时迟，那时快。眨眼的工夫，只见他大喝一声，腾身跃起，横起枪托，劈头盖脑地砸将下来。众人忍不住“哎呀”一声惊喊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只听“啪嚓”一声，徐排长举枪去挡，却被“赛猛虎”将枪打落在脚下。接着“赛猛虎”虎腰一扭，一个直刺，“噹!”——刺中。

众人无不惊讶赞佩，啧啧称奇，喘过一口气，才猛劲儿鼓起掌来。

这位与老标兵打个平局的虎将究竟是谁呢？我正要向郭指导员打听，忽听有人喊道：“一比一！张路，再加一把劲儿!”

“张路?”我感到有些意外，急忙转过身来问郭指导员：

“这个‘赛猛虎’就是咱连四班长张路？”

郭指导员笑了：“咱七连不就一个张路吗？你带过的兵，怎么当了几天的‘秀才’就不认识了？”

说话间，那人拉开了防护面具，可不是么，方脸，大眼睛，厚嘴唇，浓眉毛，还是那憨厚虎实的样子。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战友啊！两年前，我在七连当排长，征兵时把他从珍宝岛地区带到了部队，又恰好分到我们排，直到去年九月我调到师政治部当干事才算分手。……

第三局即将开始。张路拉下面具，干净利落地套上防护手套，只见别人将木枪抛至半空，被他燕子点水般轻轻接住。我正要看个究竟，忽听有人喊我，原来是师部来了电话，说是有一项临时任务，叫我马上返回机关。我放下话筒，回到操场，一是要向郭指导员告别，二是要问清这场比赛的结果。

我前脚刚刚迈进大院，猛听裁判员大声喊道：“二比一，张路胜！”

接着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。

一个参军时间不长的战士，打败了军里享有盛名的老标兵，夺得冠军，技术上的飞跃是够惊人的了！这个后来居上的战士不是一个很好的典型么？我把以此材料写篇报道的想法跟郭指导员谈了，他很同意。

我与郭指导员告别后，匆匆返回师部，连夜完成那项临时任务后，便把报道张路的想法向师首长作了汇报。师首长也很同意。于是我带着完成任务的喜悦，回宿舍睡觉去了。

刚入梦乡，忽听有人喊我。芑龙中，听说三团来了电话，

我操起话筒，原来是郭指导员打来的。他说，昨天比赛后，张路硬不承认自己是冠军，还缠着参谋长打了半天“官司”，写报道的事要不要重新研究一下，让我考虑。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正想详细问问，对方已把电话撂了。怎么办？干脆，还是返回三团看看吧。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便迎着朝霞上路了。

二

我抄近路去张路所在的三营，一路上小张的影子不断地在我眼前闪来闪去：刚入伍那咱，整天只见他放下枪就操起干活的家什，总不停闲；见了人，他总是嘿嘿地笑；开会讲话，用不了几分钟，头上就出了汗；要听到表扬，脸立刻就红了。别看他质朴憨厚，个性可挺强呢，那次打靶，给我的印象最深。

那天，连队进行第二次实弹射击练习回来，通信员告诉我说：“四班长剋了小张，小张正在操场上赌气呢！”我去问四班长，四班长却说没剋，是表扬引起的。

原来小张射击是九发七中，优秀。回来各班讲评，四班长在队前猛表扬了他一通，心想，新同志嘛，打出这样的好成绩还不该好好鼓励鼓励？谁知表扬后，小张就闷头上操场了，看样子情绪不高。四班长去问，问了半天，他才吐出一句话：“你为啥表扬我？”“啥？……”四班长是个直筒子脾气，半天也没憋出一句话，心想：你打优秀，我表扬你还有错？便忍不住瞪起眼睛说：“那，你愿意挨剋？”“该剋就得剋！”小

张红着脸，硬棒棒地顶了一句。四班长没词儿了，咽了口唾沫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

我来到操场，看小张正一把一把地薅他身前的草，直盯盯瞅着前面的靶子赌气呢。我走过去仔细问他，小张才指着一个靶子说：“你看人家枪枪打个穿心透！”又指着自己的靶子说：“我打的，这发擦头皮，这三发只能打到胳膊上，这两发……”原来他打得弹着点散布面大，说明弹道乱，没有规律。可是，为这事儿也犯不上赌气呀？于是，我笑了笑，安慰他说：“为这，用不着赌气……”显然，他对我的话不够满意，涨红了脸，激动地说：“排长，你说得倒挺轻松，可我怎么对得起家乡的贫下中农，和八十岁的洪顺爷爷？”说着，两颗豆大的泪珠滚落下来。

洪顺爷爷是谁呢？这时候小张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包来，他小心地打开包裹，送到我的面前说：“排长，你看！”一个擦得锃亮的梭镖头展现在我的眼前。

原来，洪顺爷爷在童年亲身遭遇过老沙皇的洗劫。那是一个清晨，老沙皇的骑兵队突然闯进村来，烧杀抢掠，全村人奋起自卫，洪顺爷爷的父亲抓起这支梭镖就冲了出去，他看见一个沙皇骑兵的小头目正在马上挥刀，疯狂地砍杀我们的同胞，顿时，满腔怒火凝聚到枪尖上。他举枪猛力刺去，一家伙插在匪徒的肚子上，可惜，刺偏了一点，没有击中要害，那家伙哇啦哇啦一阵嚎叫，骑着马逃跑了，回身打过来一枪……洪顺爷爷的父亲临牺牲的时候，把这支梭镖交给了洪顺爷爷，无限愤慨地说：“仇，要报！我要是扎准一点儿……”

我捧着这支梭镖头，心中在掂量它的份量：这凝集着满怀深仇大恨的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决心啊！

小张接着说：“我临上部队，洪顺爷爷把这支梭镖头送给我说：“‘小路子，老沙皇的仇恨咱不能忘，新沙皇的野心咱更要警惕！带上这支梭镖头，别忘了练好功夫，上战场要一枪撂它一个……’可我，今天要是在反击新沙皇的战场上……”小张说着，“嘿”了一声，把拔起来的草顺手抛出老远……

小张的故事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，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可是今天，当他已经击败军里著名的刺杀标兵的时候，不是已经按照洪顺爷爷的话去作了么，为什么又不承认自己是冠军呢？……

我正思索着，忽然一阵阵高亢的口令声、喊杀声传来，抬眼一看，我已经登上了一道山坡，山那边就是二营的操场。我走上山头，向下望去，居高临下，山下的景物尽收眼底了：练队列的，练投弹的，练刺杀的……一派龙腾虎跃的练兵景象。

向下走几步，只见山坡上有一位高个儿的战士，在作一种特殊的练习：他把一块百十斤重的大石头举起扔下，扔下又举起来。走近一看，原来是“如闪电”徐劲善。看我过来，他忙扔下石头，上前正规地敬了个礼。

我说：“吓，你这又搞什么名堂？”

徐排长笑道：“你这消息灵通人士还不知道？昨天我败给了小张，主要差距是力量不足，得抓紧练练。”

我心想：正好，把昨天的事详细了解一下，于是便急忙问道：“可是我听说小张不承认自己是冠军，到底是怎么回事

事？”

“昨天比赛完小张倒是跟我说了几句，可我觉得那不过是他谦虚，根本就没在意。比赛完了我就回营部来了，以后的事我不知道啊！”徐排长睁大了眼睛也感到很意外。

我联想到小张打靶的事，便问徐排长道：“小张是不是刺中无力，不符合实战要求呢？”

“噯，”徐排长连连摇头，“他刺中的力量大得很，震得我全身发颤！”

这可奇了，究竟为什么呢？我想了想又问道：“那是不是违犯了什么比赛规则？”

“没有啊！”徐排长摊开了双手。

“再不然，是不是你有意让给小张的，叫他感觉出来了？”

“没那事儿！”徐排长果断地一挥手说：“咱们比赛是互相促进，为了练出杀敌的真功夫，那样做不是弄虚作假吗！”

看来，除了找张路本人了解，是弄不清的。

临别的时候，徐排长嘱咐我说：“希望你好好总结一下小张的经验，宣传出去一定能够推动全军的军政训练。另外，你转告他，别松劲。”徐排长指了指那块大石头说：“我下决心要打败他呢！过几天我一定去登门拜访，向他学习！”

三

直到中午我才来到三营的驻地。营房周围一簇簇盛开的万年红象燃烧的火焰。阳光下，“彻底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

事路线!”的大幅标语牌格外醒目。来到七连,就象回到老家,还没等进门,几个老战士就热情地围上来,又说又笑。门口,小刘正在画黑板报的报头。他笑嘻嘻地拉住我说:“王干事,看我画得象不象?”“象谁?”我问道。他睁大了眼睛:“我们班长张路呗!”果然,画面上画的是二人对刺,一个方脸、大眼睛的战士正腾空跃起。我连声夸奖说:“不错,不错!”随即有意识地问道:“昨天,你们班长到底赢了没有?”小刘眉飞色舞地说:“怎么没赢?二比一战胜‘如闪电’!”接着他为难地说:“我们班长武艺高,路线斗争的觉悟更高!在这画面上可怎么体现呢?”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难住了。还是郭指导员给我解了围,他走过来笑道:“你时间抓的可真紧,回到连队连屋都不进,就检查起我们的板报来啦!”

我一边随他进屋,一边急切地问道:“老郭,说正经的,昨天的比赛小张到底是输是赢?”

郭指导员给我倒了一杯水,神秘地笑了笑说:“又赢又没赢!”

我顺手捶了他一拳:“快别兜圈子了,你都把我搞糊涂了!”

“比赛结果二比一,不是确实赢了么?”他严肃地说。

“那,怎么又没赢呢?”

“他自己不承认啊!”郭指导员又笑了起来,“不是我让你为难,我一时也说不明白,你问问他本人不是更好么?”

说罢,他顺手推开窗子,一阵杀声随风从窗外扑进来。他伸手向窗外指了指,对面的小山坡下,在柳荫花丛掩映的空地上,闪动着几个战士对刺的身影。

“那就是张路，他在同时和三个战士交锋。在试验一种新的防御方法，他自己取名叫‘环形防御’。”

“环形防御？”我感到很新奇。

原来昨天比赛张路输了一枪，是因为他没有挡住徐排长连续高速的欺骗刺。现在他把防左、防右、防下三个防御动作连接起来，划一个∞形，当一个动作做。这样任你怎样高速、多变，都可以抵挡得住。

我拎起一壶水，怀着急切的心情朝那个空地奔去。

看我来了，三个战士忙收起枪对张路说：“班长，歇会吧！”

“干！”张路仍不肯罢手。我也忙摆摆手，叫他们继续刺下去。三个战士同时突刺三个部位，不是你中就是他中，张路汗水淋淋却毫不气馁。我终于忍不住了，提高了声音喊道：“小张，喝口水再练吧！”

这时，他才回过头来，一见是我，忙跑过来拉着我的手亲热地说：“老排长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接着又拉我坐在大树下。

我倒了一碗水，一面递给他，一面说：“你练的这个战术真新鲜，不错，有创造性！”

他接过碗来，一饮而尽。瞅瞅我，挠挠后脑勺，嘿嘿地笑了：“吃一堑，长一智呗！”

“你打败了咱军著名的老标兵，这进步也够惊人的啦！”

“应该说这次我败给了徐排长！”

“得了吧，你以二比一取胜，还当我没看见呢！”

小张红了脸，低下头去。

“你既然胜了，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是冠军呢？”我直接地提出了心里的疑问。

“老排长，”他抬起头来认真、严肃地说：“虽然比分是二比一，虽然大伙都以为我胜了，可我，说心里话，确确实实以为自己败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”，他“霍”地站起来，瞪大了眼睛，重重地挥了一下拳头，面色严峻地说：“因为，我输掉的是第一枪，是关键的一枪啊！”

“第一枪？”我疑惑地睁大了眼睛。

“是啊！”小张又从怀里掏出那支我熟悉的梭镖头来，捧到我的面前，“老排长，你是了解我的……在战场上第一枪捅不死敌人，还能有第二枪、第三枪吗？”

啊！我恍然大悟了。原来张路是这样对待第一枪的！

“批判了大卖国贼林彪‘一枪打不准还可以打第二枪、第三枪’的谬论，我检查了自己比赛取胜的经验：我常常用第一枪来摸对手的‘底’，力量、速度、特点等等，然后取得后两枪的胜利。我觉得从实战出发，这是不行的。这半年来，我自己定了一个标准，就是要赢得第一枪！”

小张这铿锵有力的话语，一字一句响在我的心里。“赢得第一枪！”这是多么闪光的思想啊！

小张大概没有看出这一瞬间我思想感情的变化，他端起木枪，凝视着枪尖，深沉地说：“可是，我用三个人同时突刺作练习，这‘环形防御’还没有成功！”

我站起来，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，诚恳地说：“别急，我相信，你一定会练习成功的！”

他深情地望着我，点了点头，眼里闪着坚毅的光芒……

四

在三营，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写完了关于小张的报道。我从小张的阶级觉悟写起，重点写了他在军政训练中如何从实战出发，贯彻毛主席练为战的指示，形象、具体，有一定的文学性。写完读了一遍，觉得很满意。于是我拿了稿子兴冲冲地去找郭指导员征求意见。

“不错，写得挺生动！不愧是‘秀才’。”郭指导员半开玩笑地说，接着他忽然严肃起来，“不过，我总觉得这里还缺少点什么。”

“缺些什么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想你还是去找小张吧。”郭指导员接着又补充说：“今天，‘环形防御’刚刚练习成功，他就到四连找徐排长取经去了。晚上，营部召开‘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大会’，他还要发言呢。你找他问问，一定会比我说得清楚。”

我觉得郭指导员说得很有道理，于是便急匆匆到四连去了。

来到四连，大伙正为一件什么新鲜事议论纷纷。留心一听，原来刚才小张和徐排长进行了一场非正式的比赛，小张以三比〇取胜，尤其是第一枪，赢得干净利落，十分精采。大伙对小张赞佩不止。现在，他们到操场后边交流经验去了。

我横穿操场，绕过两伙打球的战士，径直来到操场后边。隔着树丛，相距很远便听到了小张和徐排长说话的声音。穿过树丛，只见他俩身穿护具，肩靠肩膀挨膀地坐在一起，正在研究一篇稿子。

我走过去笑着冲小张说：“你刚刚练成‘环形防御’就来和徐排长交流经验，不怕露了‘底’，让徐排长下次打败你呀！”

小张也笑了：“我就为亮‘底’来的嘛！我希望徐排长想出新办法，下次还赢得第一枪！”

“那么谁输呢？”徐排长逗趣地说。

小张非常兴奋：“大家都提高了认识，个个技术大飞跃，人人都争着赢得第一枪，那么，将来到了战场上输的又该是谁呢？……”

于是我们三个人爽朗地大笑起来。

小张举起那份稿子，严肃地说：“我们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，深入批林整风，用实际行动粉碎大卖国贼林彪妄图取消军事训练，削弱我军战斗力的阴谋，彻底批判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！”

“对！”徐排长紧紧地握起了拳头。然后他转向我，深有感触地说：“几天前，我还以为我和小张的差距在力量上。今天我才深刻地感觉到，我们的差距不仅在力量上，更大的差距是在路线斗争的觉悟上……”

听了小张和徐排长的话，我十分激动。我的文章究竟缺少什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么！

于是，我的心中已经形成了那篇报道的修改方案，题目就是：第一枪。

眨 眼 之 中

纪 军 发

四班长严平，是一个方脸剑眉英武严峻的小伙子，平时少见笑容，两道剑眉总是微微皱着，象在思索着什么，这使他严峻的面孔更增添了几分严峻。

第二练习无依托射击结束后，四班老兵的成绩都是九发九中的优秀，连新战士程小辉也取得了九发七中的优秀成绩。副班长鲁成寻思：这一回，班长的愿望实现了，准该把眉头舒开，咧开嘴笑了。是嘛，当初班长提出二练习人人优秀、争取弹无虚发的标准，鲁成还觉得这太不实际。可是经过班长两个多月来积极认真、严格细致地训练，竟变成了现实，他怎能不高兴呢？班长呵班长，你绞尽了脑汁，想尽了办法，如今也该松口气歇歇了。

出乎意料，严平还是那副老样子，眉头仍没有舒展开。鲁成是个憋不住话的人，便问：“原来我觉着程小辉能中四发，得个及格就行。没想到连小辉都打的这样好，你不和大伙一块高兴高兴，还穷捉摸个啥？”

严平说：“我捉摸的就是程小辉，根据他两个多月训练后的技术状况，打的不算理想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？”

真怪！九发七中，成绩优秀，又是新兵，还要怎么样？